

本紀卷六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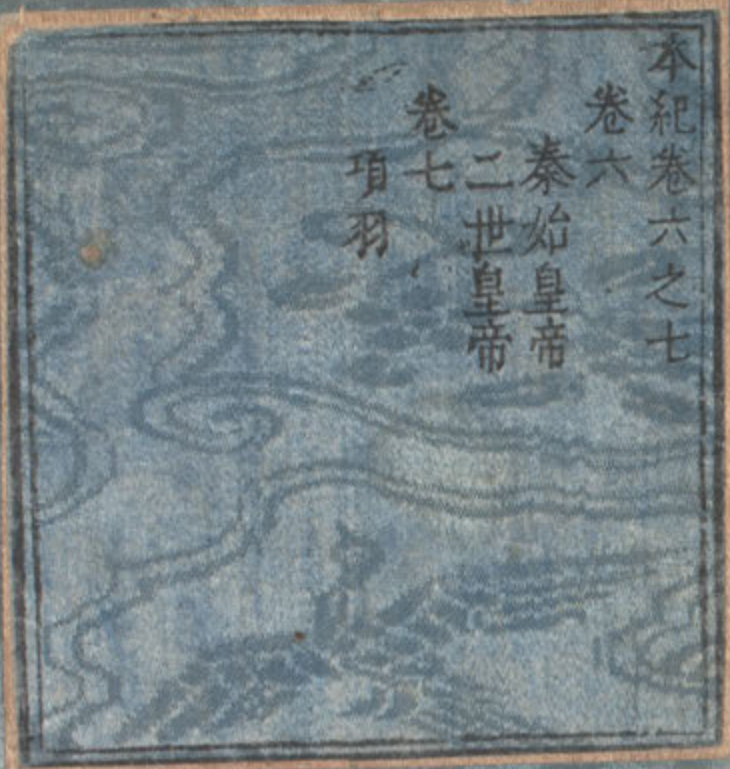
卷六

秦始皇帝

二世皇帝

卷七

項羽



史記

卷六之七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漢 太史公 龍門司馬遷 撰

朱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 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 朝 列大夫 國子監祭酒 臣 劉應秋

勅重 勅 朝 列大夫 國子監司業 臣 楊道賓等奉

皇明 朝 承德郎 司業 仍加俸一級 臣 黃錦等奉

旨重 修 承德郎 司業 仍加俸一級 臣 黃錦等奉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 索隱曰莊襄王者孝文王之

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異後為華陽 莊襄王為秦質子

於趙 正義曰質音致國疆欲待弱之來相事故遣子及

為質音直實反又二國敵亦為交質音致左傳云周見

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是也

呂不韋姬悅而取之

索隱曰按不韋傳云不韋陽翟大賈也其姬邯鄲豪家女善歌舞有

娠而獻於子楚

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

生名為政姓趙氏

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索隱曰系本作政又生於

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故姓趙氏○正義曰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為政後以始皇諱故音正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

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

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

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

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

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

舍人也

蒙鶩王齮庶公等為將軍

徐廣曰齮一作鮪○索隱曰蒙鶩齊人蒙武之

父蒙恬之祖王齮即王騎昭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庶公蓋庶邑公史失其姓名○正義曰齮魚綺反庶彼苗反劉伯莊云音綺後同庶劭曰庶秦邑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

陽反

元年將軍蒙鶩擊定之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三年蒙鶩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鶩攻魏

氏陽有詭

徐廣曰陽音場○索隱曰音暢魏之邑名歲大飢

四年拔陽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

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

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驚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有酸棗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酸棗故城在

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古酸棗縣南燕虛長平徐廣曰一作于駟案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也○索

隱曰二邑名春秋相十二年會于虛又戰國策曰拔燕酸棗虛桃人桃人亦魏邑虛地今闕蓋與諸縣相近按

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故桃城則亦非遠○正義曰燕烏田反括地志云南燕城古燕國也滑州昨城縣是

也姚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帝舜生於姚墟即東郡也長平故城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

里雍丘山陽城地理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皆拔

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山按本趙邑也秦

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追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

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

正義曰彗音似歲反見

音行練反孝經內記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

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獄諸侯作亂所指其處

大惡彗在日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徐廣曰慶一作

旁子欲殺父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庶○正義曰括

地志云定州恒陽縣西南四十里有白龍水又有挾龍

山又定州唐縣東北五十四里有孤山蓋都山也帝王

紀云望堯母慶都所居張晏云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

在南相去五十里北登堯山南望慶都山也注水經云

望都故城東有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孤都聲還兵攻汲

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索隱曰莊襄王所生

也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正義曰蟜音紀兆友成蟜者將

軍擊趙反正義曰將如字將猶領也又子匠反死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路州

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漢屯留吁國也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正義曰

故名臨洮洮州在隴右去京千五百五十一里言屯留之民被成嬌畧衆共反故遷之於臨洮郡將軍

壁死正義曰壁邊覓反言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徐廣曰鶮

一作鶮屯留蒲鶮皆地名也壁於此地時卒死者皆戮其屍○索隱曰臨洮在隴西高誘云屯留上黨之縣

名謂成嬌為將軍而反秦兵擊之而嬌壁於屯留而死屯留蒲鶮二邑之反卒雖死猶皆戮其屍鶮古鶮字○

正義曰卒子忽反鶮音河魚大上索隱曰謂河水溢魚

高注同蒲鶮皆地名河魚大上大上平地亦言遭水

害也即漢書五行志劉向所謂豕蟲輕車重馬東就食

之孽明年嫪毐誅魚陰類小人象索隱曰言河魚大上秦人皆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言

往河旁食魚也一云河魚大上為災人遂東就食皆輕車重馬

而去嫪毐正義上躬虬反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正義曰嫪

曰予音與括地志云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太行山東南令毐居之索隱曰嫪

姓毐字接

漢書嫪毐氏出邯鄲王劭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毋子嫪毐淫坐誅故世人馬淫曰嫪毐也宮室車馬

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徐廣

曰河一作汾大原郡更為毒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正義垣作垣垣音袁

縣治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縣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陽即晉公

子重耳所居邑也四月上宿雍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裴駰

任言上不敢媿已酉王冠帶劔徐廣曰年二十二○正

言尊尊之意也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蔡邕曰御

年二十一也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親

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

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

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
羣臣莫敢用○正義曰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漢諸
帝世傳服之謂傳國璽韋曜吳書云璽方四寸上勾交
五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書云文曰吳天之命
皇帝壽昌按二文不同漢書元后傳云王莽令王舜逼
太后取璽玉太后怒投地其色小缺吳志云孫堅入洛
掃除漢陵廟軍於魏官并得璽後歸魏晉懷帝永嘉五
年六月帝蒙塵平陽璽入前趙劉聰至東晉成帝咸和
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璽穆帝永和八年石勒為慕容俊
滅濮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晉傳宋宋傳南
齊南齊傳梁梁傳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廣陵北齊
將辛術定廣陵得璽送北齊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
齊璽入周周傳
隋隋傳唐也

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

地理志斬年宮在雍○正義曰斬巨衣反括地

志云斬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

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

攻毒

索隱曰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為相後徙於郢項燕立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戰

咸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涇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陽縣東十五里秦孝公已下並都此城

始皇鑄金人十二於咸陽即此也

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

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

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

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內史肆佐

弋竭

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竭漢武帝改為飲飛掌弋射者

中大夫令齊等

正義曰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即嫪毐

二十人皆梟首

縣首於木車裂以

徇滅其宗

正義曰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即嫪毐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

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羨蔡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說曰齊客茅焦願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焦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羨蔡諫士有桀紂之治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歸咸陽立

茅焦為傳又爵之上卿括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地志云茅焦滄州人也日取

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淳曰律說鬼薪作二歲

正義曰括地志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縣古楚漢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地理志云房陵縣屬漢中郡在益州

部接東南南一千三百一十里也四月寒凍有死者正義曰四月建巳之月孟夏寒凍民有死者

者以秦法酷急則天應之而史書之故尚書洪範云急常寒若孔注云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楊端和

攻衍氏索隱曰端和秦將衍氏魏邑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

南八十日

十年徐廣曰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齊趙

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

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太后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九直使

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毋復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

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

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

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

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

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

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

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正義

曰蜂孚逢反準章允反蜂蠆也高鼻也文頴曰準鼻也長目摯鳥膺正義曰摯鳥膺膺突向前

其性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正義曰易以

悍勇居儉約之時得志亦輕食人正義曰言始皇得天下之

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

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

國尉正義曰若漢太尉大將軍之比也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燎

楊徐廣曰僚音老在并州○正義曰漢表在清皆并為

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

秩○正義曰一什推二人從軍索隱曰言王翦為將軍

日得斗粟為料取鄴安陽桓齮將中皆歸斗食以下無功

二人令從軍耳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索隱曰按不韋飲鴆死其

陽北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正義曰臨力禁反臨

逐出令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正義曰上音時掌反

歸也若其是秦人哭臨者奪

其官爵遷若其是秦人哭臨者奪

移於房陵若其是秦人哭臨者奪

者不奪官爵亦若其是秦人哭臨者奪

籍其門視此索隱曰謂籍及其一門皆為徒隸後並視

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

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

平陽戰國時屬韓後屬趙殺趙將扈軻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

萬曆二十六年刊

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

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常州豪城縣西

南二十里也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正義曰即貝州武城縣外

城是也七國時趙邑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

正義曰括

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韓王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地理志太原有

狼孟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

正義曰假格惟反守音符

騰初

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正義曰麗力知反括地志云雍州新

豐縣本周時驪戎邑左傳云晉獻公伐驪戎杜注云在京兆新豐縣其後秦滅之以為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

正義曰韓王安之九年秦

盡滅之

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

十八年

徐廣曰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

正義曰上都上縣今綏州等是也

下井陘

版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為縣音刑

端和將河

內羗癘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羗癘

正義胡罪反

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

索隱

曰趙王遷也○正義曰趙幽繆王遷八年秦取趙地至平陽平陽在貝州歷亭縣界遷王於房陵引兵

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

仇怨皆阮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

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

兵軍上谷大飢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正義音奔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

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

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軍徙於郢大雨雪正義雨于

遇反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

降索隱曰魏王假也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疆起之使將擊荆正義曰秦號楚為荆

者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荆也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正義曰輿

音餘平輿預州縣也楚淮南之地盡入於秦虜荆王索隱曰荆王負芻也秦王游至郢

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一作江○

正義曰昌平也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

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正義曰燕

王喜之五十年燕亡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

越君正義曰降閩江反楚威王已滅其餘自稱君長今降秦置會稽郡五月天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大酺 服虔曰酺音蕭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

飲食為酺○正義曰天下歡樂大飲酒也秦既平韓趙魏燕楚五國故天下大酺也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 正義音升齊相姓名 發兵守其西

界不通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 索隱曰六

國皆滅也十七年得韓王安十九年得趙王遷二十二年魏王假降二十三年虜荆王負芻二十五年得燕王

喜二十六年得齊王建○正義曰齊王建之三十四年齊國亡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

史 正義曰令力政反乃今之赦令赦書 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

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哱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

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

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

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

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

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 已而哱約擊

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

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

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

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

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義帝號丞相縮御

史大夫劫 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幸故稱大夫也○索隱曰縮姓王劫姓

馮 廷尉斯等 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

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

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

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與義

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正義曰郡人法令由

一統自上古呂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

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今古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隱曰按

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當人皇也而封禪書云昔者

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蓋三皇已前稱泰皇一云泰皇

天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

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曰朕

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

畢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

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正義曰去著皇采上古帝位

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尚

子答之追尊莊襄王為大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大制曰

朕聞大古有號母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

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

諡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正義色二世三世至

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索隱曰音張

謂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也漢書郊祀志曰齊以為周得

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正義曰勝申證反秦以周為

其所不勝於秦方今水德之始索隱曰封禪書曰秦文公獲黑

德也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正義

曰周禮云析羽為旌熊虎為旗旄節者編毛為之以象竹節漢書云蘇武執節在匈奴牧羊節毛盡落是也韋昭云節者山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數路以旄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用竹為之

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

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璜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索隱曰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譙周以為步以人足非獨秦制又按禮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

之數索隱曰水主陰陰刑殺故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

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正義于置王母

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

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

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

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

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正義易音以職反

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

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

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

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

三十六郡。正義曰：風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始置初置三十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六郡以監縣也。郡置守尉監。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徐廣曰：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入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名也。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董卓傳云：推破銅人十及銅鑪，以鑄小錢。關中記云：董卓壞銅人十二枚，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鄴符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英雄記云：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至董卓，而銀人毀也。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

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正義曰：暨其記反，朝音潮。鮮音仙，海謂渤海，南至揚

蘇台等州之東海也。暨及也。東北朝鮮國，括地志云：高麗治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也。西

至臨洮羌中。正義曰：洮吐高反，括地志云：臨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

一里羌中，從臨洮西南，芳州南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開扶松府以西，金古諸羌地也。

劉逵曰：日南之北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地理猶曰：北之南戶也。

河有陰山縣。正義曰：塞先代反，並白浪反，謂靈夏勝等州之北，黃河陰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城為北界。

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南臨渭，自雍門

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南臨渭，自雍門義曰：今歧州雍縣東。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

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人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

正義曰隴西今隴右

北地

正義曰今

出雞

頭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鄜元云蓋大隴山異

名也後漢書隗囂傳云王莽塞雞頭即此也按原州高縣西百里亦有笄頭山在京西北八百里黃帝雞山之

所過回中焉

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比地○正義曰括地志云回中宮在雍州

西四里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

索隱曰為宮廟

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宮書曰中宮曰天極是也

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

築甬道

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正義曰築音竹甬音勇應劭曰謂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

不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

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

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

韋昭曰鄒魯縣山在其北○正義曰

上時掌反鄒側留反嶧音亦國系云鄒嶧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魯穆公改邾作鄒其山遂從

邑變山北去黃河三百餘里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

禪望祭山川之事

正義曰晉太康地記云為壇於泰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為壇於梁父以祭

地示增高也祭尚玄酒而俎魚鴈皆廣長十一丈壇高二尺階三等而樹石太山之上高三丈一尺廣三尺秦

之刻石乃遂上泰山

正義曰太山一曰岱宗東嶽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山海經

云泰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石郭璞云從泰山下至山頭百四十八里三百步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

丈二尺周迴二千里多芝草玉石長津甘泉仙人室又有地獄六日鬼神之府從西上下有洞天周迴三千里

鬼神考立石封祠祀

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

而祭之冀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為壇而祭之下風雨暴至休於樹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

本紀

十一

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

服虔曰禪闌廣土地也
禪曰古者聖王封泰山

禪亭亭或梁父皆泰山下小山除地為壇祭於梁父後
改壇曰禪○正義曰父音甫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

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

索隱曰此

泰山刻石銘其詞每三句為韻凡十
二韻下之罘碣石會稽三名皆然

二十有六年初拜

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

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

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

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

正義長
道良反

專隆教誨訓

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

職事昭隔內外

徐廣曰隔
一作融

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

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益勃海以東

正義並白
浪反勃作

勃蒲
忽反過黃腫

地理志東萊
有黃縣腫縣

窮成山登之罘

地理志之罘
山在腫縣○

正義曰罘音浮括地志云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
里成山在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窮猶登極也封禪書

云八神五日陽三祠之罘七日日主祠成山成山
斗八海又云之罘山在海中文登縣古腫縣也立石

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

正義曰今兗州東沂
州密州即古琅邪也

大樂之

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

索隱曰山海經郎
耶臺在渤海間蓋

海畔有山形如臺在琅邪故曰琅邪臺○正義曰括地
志云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越王勾踐

觀臺也臺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吳春秋云越王勾踐二
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令秦晉齊楚

以尊輔周室歃血
盟即勾踐起臺處復十二歲

正義曰復音福復
三萬戶徙臺下者

作琅邪

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

索隱曰二
句為韻維二十六年皇

萬曆二十六年刊

本已

十五

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

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正義省山井反卒子忽反事已

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

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搏一揖音集器械

一量正義曰內成曰器甲冑撓蓋之屬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屬一量者同度量也同書文字

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

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正義陵作凌猶歷也經界也憂恤黔首

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正義音避方伯分職諸治經

易正義曰易音以政反言方伯分職治所理常在平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正義曰畫

整分明若晝無邪惡音戶卦反謂政理齊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

踰次行正義音胡郎反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

荒遠邇辟隱正義辟疋亦反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

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至福節事以時諸產

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正義協韻音棘六親相保終無寇賊

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正義

解見夏紀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索隱曰協韻音戶下無不臣者音堵

澤及牛馬音姥○正義曰杜預云大夏太原晉陽縣按在今并州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即此也人迹所

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

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索隱曰爵甲於列侯無封

萬曆二十六年刊

臣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

母擇丞相隗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本作狀者非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秤權有

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其作狀貌之字時令校寫親所按驗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證也

與議於海上正義曰樛音居虬反樛才用反與音預言王離以下十人從始皇咸與始皇議功德

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於海上立石於琅邪臺下十人名字並刻頌此頌前後序兩句為韻此三句為韻曰古之帝者

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皇知教不同

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正義稱尺證反故不

以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

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

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

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正義曰漢書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

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乃居

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

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正義曰彭城徐州所理縣也州東外城古之彭國也搜神記云陸終第

三子曰篋鏗封於彭為商伯外傳云殷末滅彭祖氏

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

南渡淮水之衡山正義曰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岫嶺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岫音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

六已

一

嶠音南郡正義曰今荆州也言欲向衡山浮江至湘山

祠正義曰括地志云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塚在湘陰北一百六十里青草

山上盛弘之荆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名

馬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因

葬焉按湘山者乃青草山山近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

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

索隱曰列女傳亦以湘君為堯女按楚詞九歌有湘君

湘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當是舜今此文以湘君為

堯女是摠而言之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

楮其山正義楮音者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

武關在浙西百七十里弘農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杜預云

習商縣武關也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地理志河南陽

浪正義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

刻石其辭曰索隱曰三句為韻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正義曰

古者帝王巡守常以仲月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

從臣嘉觀正義從才用反觀音瑄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

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

國回辟正義必亦反貪戾無厭正義於廉反虐殺不已皇帝哀衆

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克善反莫

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

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宇宇宙縣赤縣承順聖意索隱

日協韻 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
音憶

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

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

疆內外誅暴疆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

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

素隱曰怠協旗疑韻怠音銅綦反故國語范蠡曰得時不怠時不再來亦以怠與臺為韻作立大義

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

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

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

黨人 素隱曰道猶從也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 徐廣曰使黔首目實田也 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太原真人茅盈

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

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

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素隱曰廣雅曰夏

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史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道書茅蒙字初成今此云茅

蒙初成者為神仙之道其意失也蓋由裴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益蒙字遂令七言之詞有行爾 賜黔

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微行咸陽 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也

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 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曰括地志云

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

萬曆二十六年刊 本紀 七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三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高

誓正義曰亦古仙人刻碣石門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

曰正義曰此一頌三句為韻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

逾文復無罪徐廣曰復一作優○正義曰復音福言秦以武力能殄息暴逆以文訓道令無罪失

故復除之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

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正義曰墮音許規反壞音怪墮毀也壞圻

也言始皇毀城郭也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

無繇正義曰音遙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

被諸產父金來田徐廣曰一作分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

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

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

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

名及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

取河南地正義曰今靈夏勝等州秦畧取之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督賈人畧取陸梁地賈謂

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正義曰為桂林韋昭曰

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以適遣戍徐廣曰

是也象郡韋昭曰今日南南海正義曰即廣州南海縣

人守五嶺正義曰適音直革反戍守也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陽桂陽興地志云一日臺嶺亦名

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龍四曰萌諸五曰越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

曰在金城服虔曰金音傍傍依也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正義曰五

原今勝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

高關正義曰山名在五原北兩山相對若關甚高故言高關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

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築亭障呂逐戎

人徙謫實之初縣索隱曰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

也故漢七科謫亦因於秦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謐云彗星見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正義曰謂戍五

嶺是南方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

青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射音夜進頌曰

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

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

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

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

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

常六卿之臣無輔拂正義蒲筆反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

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

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

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

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

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

萬曆二十六年刊

卷之六 三

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正義令力性反辟音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

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

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徐廣曰一無法命二字以吏為師

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抵雲陽徐廣曰表云道九原

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

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

曰房白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一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云東西五百步南北五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

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索隱曰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

宮四阿旁廣也故云下可建五丈之旗也阿房後為宮名

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

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

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索隱曰謂為復道漢渭屬咸陽象天文閣

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阿房宮未成成欲

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

刑者七十餘萬人

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

是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

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

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

正義麗音離五萬家

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

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

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

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藝

正義而說反

陵雲氣與天地久長

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惓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

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

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

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克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

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

徐廣曰在好時從山上見丞

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

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說死曰韓容侯生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懼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并力。正義曰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今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

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

石百二十斤。正義曰衡行衡也言表賤奏請秤取一石

日夜有程期不滿不休息日夜有呈不中呈正義中竹仲反不得休息貪於

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

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

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一云欲以練

求今聞韓眾正義音終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

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一作問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

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

或為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

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

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

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

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

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

上縣東南五十里秦之上郡城也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徐廣曰

隕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

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

樂使博士為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正義曰傳

力呈反樂人譎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正義

日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華州華陰縣西北六里有人持壁遮使者曰為吾遺

瀉池君張虔曰水神也張安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

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瀉池○索隱曰按服虔云

水神是也江神以壁遺瀉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

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正義曰遺

庚季反瀉湖老反括地志云瀉水源出雍州長安縣西

北瀉池鄠元注水經云瀉水承瀉池北流以因言曰今

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

其壁去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

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服虔曰龍人

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使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

祖人之先龍君之象江所沈壁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

三萬家 正義曰謂北河勝州也檢中節今勝州檢拜爵

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

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

祀虞舜於九疑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

冢在零陵郡營浦縣州疑山言始浮江下觀籍柯渡海

渚 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東按過丹陽 正義曰

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即此州也至錢唐 正義曰錢唐

云丹陽郡故在閩州江寧縣東南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

五里秦兼并天下以為鄣郡也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

者秦始皇至會稽經立立為縣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

禹 正義曰上音上掌及越州德 索隱曰三句為韻其文曰 正義曰此二頌三句為韻

皆李斯其字四寸畫如八分指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

修長 索隱曰修亦長也重文耳王劭按張徵三十有七

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

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 索隱曰今檢會稽刻石

也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 正義作彰音章初平

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

彊 正義曰碑文暴虐恣行 正義寒負力而驕數動甲兵

正義數陰通間使 正義曰間紀覓反以事合從 正義合

音朔 又如字使所吏反

萬曆二十六年刊

手容 行爲辟方 正義行下孟反辟疋亦反 內飾詐謀 索隱曰刻石文謀作詐 外

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

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

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

靡有隱情飾省宣義 徐廣曰省一作非 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

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緹 索隱曰緹牡猪也言夫淫他室

若寄緹之猪 也緹音加 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

逃嫁子乃失母 正義曰言妻棄夫 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

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 正義力呈反 黔首脩潔

人樂同則 正義樂音岳 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

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

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正義曰乘音特升反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渡謂濟渡也

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

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 正義

鮫音交 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

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

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

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

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 正義曰卽山也在萊州 弗見至之眾

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徐廣曰渡河而西

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
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公孫弘
平津侯亦近此蓋平津即
此津始皇渡此津而疾 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

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
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伏儼曰主
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未

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
沙丘去長安二

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正義
曰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 丞

相斯為上崩在外正義為
于偽反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

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正義棺音館
又古患反故幸宦者參乘

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

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敵

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

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正義去
立呂反賜公子扶

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

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正義數音
色具反其賜

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徐廣曰
在常山抵九原正義
曰抵

丁禮反抵至也從沙
丘至勝州二千里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

一石鮑魚正義鮑
白卯反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

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

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
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徐廣曰
銅一作

萬曆二十六年刊

錮錮鑄塞也。正義曰：顏師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臧才浪反。令匠作機弩矢有所

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

灌音館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

徐廣曰：人魚似鮪，四

脚。正義曰：廣志云：鮪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

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為燭，卽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

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冢中，則火不滅。度不滅者，久之。

正義度音田洛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

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

閉中，美正義曰：音延下下外，美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

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正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

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括地志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

徐廣曰：表云十月，戌寅大赦罪人。趙高為郎

中令

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

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

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

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

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

正義曰：於用反，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又

一云西雍，雍西縣也。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

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

初卽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疆威服海內
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
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
石石旁著正義曰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
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
辭不稱正義反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
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
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
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
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

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
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
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
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
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
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卽羣臣
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
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
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索隱曰逮訓及也

云連逮少小也近近侍之臣三郎謂中郎外郎議郎也
○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有議郎中郎散郎又有左右

三將謂郎中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

車郎戶郎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

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

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

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

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

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

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

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

作者復土酈山正義曰謂出土為陵既成還復其土故言復土酈山事大畢今

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

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土正義曰謂材官蹶張之士五萬人為

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正義曰謂材士及狗馬度

不足下調正義度田洛反下行嫁反郡縣轉輸菽粟芻

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

刻深七月戌卒陳勝正義音升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李奇曰張大楚

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

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

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漢書百官表曰謁者

秦官掌賓賚受事以及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

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

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儵服虔曰音負擔為齊王沛公起沛

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孟康曰水名

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三十里。正義曰戲音許宜反。兵數十萬二世大

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

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正義邯胡甘反。盜已至衆彊

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

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

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

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亳州所理縣破項

梁定陶正義曰今曹州定陶縣滅魏咎臨濟正義曰今齊州縣楚地盜名

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邢

州平鄉縣城本鉅鹿離圍趙王歇即此城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义

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

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

不聞聲索隱曰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纔有光朕耳不見其形也於是二世常居

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

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

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 本已 三

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成漕轉

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正義上四色反

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索隱曰采木名

刮音枯茅茨不翦飯土墼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索隱曰如字一音鏤不作簋

啜土形也○索隱曰飯器以瓦爲之雖監門之養正義以讓

反不敵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有屬養卒

角反爾雅云敵盡也言堯舜采木不刮茅茨不翦飯土

墼啜土形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也

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晉陽

之西近河言禹鑿龍門河水道決河亭水正義曰亭手

得大通并州之地不壅溢也放之海身自持築甬正義曰甬音初洽反築牆杵

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

肆意極欲主重正義直拱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

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

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

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

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

朕卽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

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

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

囚正義曰卒子律反囚在由反謂禁錮也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

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

宮

張晏曰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

欲祠涇沈四白

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

徐廣曰一云郎中令趙成

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

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
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

西京賦曰微道外周千廬內傳薛綜曰士傳宮
外內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

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
或格格者輒死死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

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
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

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閹
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

蔡邕曰羣臣士庶相與言
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

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

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

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

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

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

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

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

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

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

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

宮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

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

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

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

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

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

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

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蔽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子璽

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駟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

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

索隱曰謂合關東為從長也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

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

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

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

下定於襄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

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

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

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

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

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

擾白挺

徐廣曰擾田器音憂。索隱曰徐以擾為田器非也。孟康以擾為鉏柄蓋得其近也。望屋

而食

索隱曰言其兵蠶食天下不裹糧而行。橫行天下。索隱曰謂輕前敵陽侯曰橫行。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疆弩

匈奴中也。

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

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

鴟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

英。索隱曰謂武臣出儋魏豹之屬。

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

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

索隱曰此評失也。章邯之降則恐誅二則楚兵既盛王離見虜遂降耳非三軍要市於外以求封明矣。

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

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

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

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

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

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

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

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

徐廣曰大守險一作小

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

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

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

民以待其敝

索隱曰賈誼書安作案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

萬曆二十六年刊

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
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
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
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
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
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
足而立措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
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
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
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

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

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索隱曰賈誼書五作

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

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

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

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

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索隱曰按春秋緯曰包

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張晏曰括括囊也并吞八荒之

心當是時商君佐之索隱曰商君衛公孫鞅仕秦為左庶長遂為秦制法孝公致霸封之

於商號商君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闕諸

侯索隱曰高誘曰合關東從道之秦故曰連衡也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

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

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

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

士約從離衡索隱曰言孟嘗等四君皆為其國共相約結為從以離散秦之橫并韓魏

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索隱曰六國者韓魏趙燕

楚齊是也與秦為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其三國蓋後又前云有寧越徐尚蘇秦

杜赫之屬為之謀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寧越也。索隱曰寧越趙人賈誼

作寧越徐尚未詳蘇秦東周洛陽人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

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索隱曰戰

國策齊明東周臣後仕秦楚及韓周最周之公子亦仕秦陳軫夏人亦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

樓子也蘇厲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以為亞卿翟景未詳也吳起孫臏

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索隱曰吳起衛人事

魏文侯為將孫臏孫武之後也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田忌齊將也廉頗趙奢皆趙

之將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

卷六

卷六

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

曰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

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

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

天下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槁威振四海南取百越

之地韋昭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

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

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應劭曰墮堅城恐人復阻

以害已也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錄以為金

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虔曰

斷華山為城。索隱曰踐亦出賈本論又崔浩云踐登也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

不測之谿以為固長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

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索隱曰崔浩云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

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索隱曰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

餘威振於殊俗陳涉壘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壘

為憲也也眊隸之人如淳曰眊古氓字氓民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

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

萬曆二十六年刊

而崛起什伯之中

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率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

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

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

中山之君鉏耨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矜非鈹於

句戟長鍛也徐廣曰鈹一作鈹駟案如淳曰長刃矜也又曰矜刃下有鐵橫方上曲勾鍛音所拜

反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

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

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

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

巴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未也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

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

既歿今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

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

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

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

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徐廣曰一作短小襦也音賢○索隱曰趙歧曰褐以毛毳織之若馬衣或以褐編衣也短一音豎蓋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

瞽瞍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讜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

宗廟與民

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

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

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

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爲西時葬西垂

索隱曰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

君立年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爲說與正史小有不同今取異說重列於後襄公秦仲孫莊公子救周周始命爲諸侯初爲西時祠白帝立十三年葬西土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

死葬西垂

索隱曰作鄜時又作陳寶祠

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亡

憲公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

地理志馬翊有衙縣○索

隱曰憲公滅蕩社居新邑葬衙本紀憲公徙居平陽葬西山

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

享國六年居西陵

索隱曰一云居西陵葬衙本紀不云

庶長弗忌威累參

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武公享國二十

年居平陽封宮

徐廣曰一云居平封宮

葬宣陽聚東南

索隱曰紀云葬平陽

初以人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

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索隱曰二年初伏本紀此

絕不言也已下居葬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索隱曰四年初

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宮徐廣曰之作走葬陽齊伐

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

著人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宁著即宁也門屏之間曰宁謂學於宁門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是也

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均社生共公共

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

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索隱曰一作僖公系本云名后

車一作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正義曰丘一作二也生

畢公徐廣曰春秋作哀公畢公享國三十六年正義作三十七年葬車里

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正義曰十年葬車里元年

孔子行魯相事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享國

十五年正義曰雍本紀作十四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龔公索隱曰一作厲

公刺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徐廣曰一作人生蹀公索隱曰又

作蹀公正義曰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也懷公正義曰四年葬櫟園氏其十年彗星

見蹀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

徐廣曰年表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園氏生靈公

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公生昭子昭子

生靈公索隱曰紀年及系本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

無肅字立十年表同紀十二年

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索隱曰按

本紀簡公名悼子卽刺龔公之子懷公弟也且紀及系本皆以爲然今此文云靈公謬也立十六年葬僖公西

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劔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園

索隱曰王劭按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辭卽難憑時參異說生出公出

公享國二年索隱曰系本謂少主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

三年徐廣曰靈公子○索隱曰系本稱元葬蹇囿生孝

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索隱曰本紀十二年葬弟囿生惠文土其

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奠闕是十三年始都之惠文王

享國二十七年索隱曰十葬公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

陽縣西北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徐廣曰

一十四里

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陌○索隱曰系本作武烈王十九而立立三年本紀曰四年○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悼武

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芷

陽索隱曰十九年而立葬芷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莊襄王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俗亦謂

爲子楚始皇陵在芷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

故亦謂爲見子陵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芷陽生始皇帝呂不

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伍孝公立

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

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

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爲

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二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

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脩先王功

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

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入地賜周君奉

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鄠邑正義鄠邑力知反生二世皇

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正義

日括地志云秦故胡亥陵在雍州萬年縣南三十四里上文葬以黔首也趙高為丞相安武

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正義曰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

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孝明皇帝正義曰班固

明帝永平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班固上表陳秦過失及賈誼言答之十七年

十月十五日乙丑日

案隱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秦二世亡天下

之得失後人因取周歷已移正義曰周初卜世三十卜

其說附之此末王至三十七歲至八百六十七曆仁不代母秦直其位

數既過秦并天下是周曆已移也仁不代母謂周得木德木生

索隱曰周曆已移周言曆運之道仁不代母謂周得木德木生

謂火不代木言漢不合即代周也秦值其閏位得在木

之間也此論者之辭也正義曰始皇以為周火德秦

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之始也按周木德也秦水德也

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

者為母出者為子帝王之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

故言若有德之君相代不母承其子直音值言秦并天

下稱帝是秦德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始皇初為秦

值帝王之位呂政者始皇名政是呂不韋幸并兼天下極

姬有娠獻莊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呂政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

萬曆二十六年刊

於後王

正義曰謂置郡縣壞井田開阡陌不並侯王始為伏臘又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

僕射廷尉典客宗正少府中尉將作詹事水衡

都尉監守縣令丞等皆施於後王至于隋唐矣蓋得聖

人之威河神授圖

正義曰蓋名疑辭也言始皇之威能吞并天下稱帝疑得聖人之威靈河

神之

據狼狐踏參伐佐攻驅除

正義曰狼音郎狼狐主

圖錄主斬艾事言秦據踏狼

距之稱始皇

正義曰星天官書云參伐

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

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

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

正義曰畜許又反言胡亥人身有頭面口

能言語不辨

不威不伐惡

正義曰此五字為一句也

惡若六畜之鳴

不篤不虛亡

正義曰言胡亥藉帝王之威器殘酷暴虐

距之不得留

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

冠

正義音縮

王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

正義曰才用反謁七廟小

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

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

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

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

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

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

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

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正義旌音精嚴音

莊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

索隱曰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

賈誼司馬遷日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

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曰曰音駟一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正義曰亦謂子嬰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矣紀季以鄒春秋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鄒人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也。正義曰鄒音戶圭反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帝王紀云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諡齊哀公於周懿王王烹之外傳曰紀侯入為周士竹書云齊襄公滅紀邾邾又括地志云邾城在青州臨朐縣東三十里邾城在北海縣東北七十里邾城在密州安丘縣界邾音駟邾音管按秦始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國既崩絕箕子比干尚不能存殷庸主子嬰焉能救秦之敗以賈誼史遷不通時變不如紀季之深識也季紀侯少弟不書名故曰紀季吾讀秦紀至

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

備矣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劉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索隱述贊曰

六國陵替 二周淪亡 并一天下

號為始皇 阿房雲構 金狄成行

南遊勒石 東瞰浮梁 瀉池見遺

沙丘告喪 二世矯制 趙高是與

詐因指鹿 災生噬虎 子嬰見推

恩報君父 下乏中佐 上乃庸主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 史記卷六

欲振頽綱

云誰克補

史記卷六終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第七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直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

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

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

正義曰燕爲秦將王翦

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

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

索隱曰地理志項城縣屬汝南

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劔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項梁嘗有櫟陽逮捕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曹

司馬欣蘇林曰斬音機縣屬沛國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

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

及喪項梁嘗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

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韋昭云浙江在今錢塘浙音折音

灼音逆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折聲相近梁與籍俱觀籍曰彼

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

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才氣過

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

起大澤中索隱曰徐氏云在沛郡斬縣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楚

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

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

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

乃出誠籍持劔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

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

是籍遂拔劔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

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故云數十

百一府中皆惴伏莫敢起索隱曰說文云驚失氣也惴音之涉反梁乃召

萬曆二十六年刊

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

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

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

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

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廣陵人召平於

是為陳王徇廣陵正義曰揚州未能下正義曰下胡嫁反聞

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正義曰矯紀

廣陵渡京口江至拜梁為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

吳壽陳王命拜梁案應劭曰上柱國上二年正月也卿官若今相國也

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

郡漢明帝分屬下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

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

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

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

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身

中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

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晉灼曰殊異其

軍為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

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為王嬰母不許陳嬰母謂嬰曰自

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曷為所止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

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索嬰乃不敢

萬曆三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

本紀

三

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

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

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服虔曰英

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索隱曰按布姓英咎繇之後

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為

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於江湖之間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正義曰被悲

縣也應邵云邳在薛徙此故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

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楚王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文軍彭城東欲距項梁

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

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

追之至胡陵鄧展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嘉還戰一日嘉死軍

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

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

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

薛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元年薛宰云薛之祖

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後為孟嘗君田文封邑也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

城正義曰許襄城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

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

往焉居鄭人范增索隱曰晉灼鄭音勦絕之勦地理志居鄭縣在廬江郡音巢是故巢國夏

樂所奔荀悅漢紀云范增阜陵人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

陳勝敗固當

正義曰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也當音如字

夫秦滅六國楚最

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

廣徐

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駟按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楚

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日瓚

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索隱曰臣瓚與蘇林解

同韋昭以為二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

氏以昇楚師於三戶杜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

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

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獨漳水又東經

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相州潞陽縣界然則

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

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

善識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

東楚蠡起之將

如淳曰蠡起猶言蠡午也舉蠡飛起交

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曰凡物交橫

為午言蠡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註

云蜂午雜沓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皆爭附君者

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

正義為於是項梁

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

王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

應劭曰以祖謚為號者順民望陳嬰為

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鄭玄曰音煦怡○正

義曰盱况于反盱以

之反盱盱今楚州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

臨淮水懷王都之

亢父

正義曰亢音剛又苦浪反父音甫括地志云元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與齊田

榮司馬龍且

正義曰子余反軍救東阿

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

南二十五里漢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

縣城秦時齊之阿也

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

萬曆二十六年刊

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

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正義曰下使色更反

趣音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

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

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

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郡陽在州東九

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于邲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

吳之國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縣也東即此縣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

乃攻定陶正義曰定陶曹州城也從濮陽南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

雒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也地理志云古杞國武王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

即此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張晏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也臣瓚曰縣有黃濟故名外黃未下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

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

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

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索隱曰

晉灼云高陵屬琅邪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

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

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

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

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

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章邯已破項梁軍

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

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

離涉圍圍鉅鹿張晏曰涉姓張晏曰涉姓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

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墻垣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

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

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

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贊

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

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

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

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

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

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徐廣曰一

作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

慶因封為冠軍侯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

至今為縣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索隱曰傳

攻安陽扛里則安陽與扛里俱在河南顏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改已氏為楚項羽丘今朱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

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

蟣蝨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蝨猶言欲以大力

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博

韋昭云蝱大在外蝨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可

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其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

邯卽戰也鄒氏言蝨之搏牛本不擬破今秦攻趙戰勝

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

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正義很貪如狼

疆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

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

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故云高○索隱曰

服虔云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

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

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索隱曰芋蹲鴟也菽豆也

臣贊義亦通漢書作半菽王劭曰言半量器名容半升

也軍無見糧正義曰胡練反顏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

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疆攻

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疆何敝之承且國兵

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索隱曰謂使其子相齊

也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

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桿也瓚曰小柱為枝

邪杜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

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

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

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

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

河正義曰漳水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

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

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

大破之殺蘇角文頴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

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

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

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以久惴恐漢書音義曰於

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

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

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

項羽軍漳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注水經云漳水

一名大漳水兼有澗水之目也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

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凡言司馬門者

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也。索隱曰按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

也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

故道正義曰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

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如吾功戰不

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

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索隱曰韋昭云趙奢子

馬服趙官名括也代號馬服崔浩云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

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索隱曰服虔云金城縣

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何者功多秦不能

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

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

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

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

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

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

與諸侯為從索隱曰此諸侯謂關東諸侯也何以知然

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

疑陰使侯始成張晏曰侯軍侯官名始成其名使項羽欲約

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漳水

津也張晏曰

萬曆二十六年刊

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云漳水東經三戶峽為三戶津也淇當為淇按晉八王故事云王俊伐鄴前至梁淇孟康云去鄴西四十里又關駟十三州志云鄴北五十里梁期故縣也。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字又不同。徐廣曰在鄴西。索隱曰汗音干郡國志鄴縣有汗城酈元云汗水出武安山東南經汗城北。入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駟按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贊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及冢古文曰盤庚遷於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虛然則朝歌非盤庚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所遷者。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

為前行正義曰胡郎反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

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

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多竊言曰章

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

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

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

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

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

入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

關不得入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索隱曰顏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

洪沿澗水即古之函關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

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

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

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

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

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沛公兵十萬在霸

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

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

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

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索隱曰名纏字伯後封射陽侯素善留侯張良

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

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

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于偽反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

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

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

地可盡王也故聽之徐廣曰鯁音七垢反魚名駟案服虔曰鯁音淺鯁小人貌也瓚曰楚

漢春秋鯁姓也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

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

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

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

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
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
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
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
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
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
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
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
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
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

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
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
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
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
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

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
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正義曰項羽從弟謂曰君王爲人不

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
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
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

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
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
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
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曰擁紆拱交戟
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正義撞衛士仆地
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正義瞋頭髮上指目
眦盡張正義眦項王按劍而跽曰索隱曰其紀客何為
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
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
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

嚼之索隱曰嚼徒覽反凡以食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

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

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

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

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

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

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

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

尉陳平徐廣曰一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七 本紀 十四

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
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
明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丰一
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
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
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
索隱曰漢書作紀
通通紀成之子四人持劔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
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
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
公不勝枵腹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

王足下王丰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
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

如淳曰脫

身逃還
其軍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王丰置之

地拔劔撞而破之曰唉

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曰音虛其反皆歎恨發聲之辭豎子不

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

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

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

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

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

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

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

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張晏曰沐猴獼猴也。索隱曰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

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

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

發難時

服虔曰兵初起時正義難乃憚反

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

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

正義暴

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

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

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

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

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

俱訓和也業事也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又惡負

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

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

都南鄭

徐廣曰以正月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梁州所理縣也

而三分關中王秦

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

都廢丘

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周長時名太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故曰廢丘

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

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

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

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為翟。索隱曰按今鄜州有高奴城

徙魏王豹為西

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

徐廣曰一云瑕丘縣也。服虔曰瑕丘縣

屬山陽申 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

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

印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印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

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

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

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

立芮為衡山王都邾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鄱令故號曰鄱君今鄱陽縣是也。

正義鄱作番音婆文類曰邾音朱邾縣名屬江夏義帝柱國共敖正義共音恭將兵擊

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

正義曰江陵荊州縣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徐廣曰燕都無終

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

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

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僭傳云臨濟此言臨菑誤故秦

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

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正義曰田在濟北

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

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

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正義曰成安地理志云成安縣在潁川郡屬豫州南皮括

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

番君將梅鋗韋昭曰呼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

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正義

日彭城徐州縣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

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文穎曰居

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

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

如淳曰

日居趣義帝

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

中

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

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

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

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

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

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

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

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

漢書音義曰齊與濟

北膠東

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

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

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

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

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

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

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

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

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
蕭公角等擊彭越蘇林曰官號也或曰彭越敗蕭公角
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
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
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
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
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
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
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
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

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

徐廣曰一作劫。索隱曰按漢書作

劫五諸侯兵

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駟按應劭曰雍翟

也。索隱曰按徐廣韋昭皆數翟塞及殷韓等顏師古
不數二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顧胤意畧同乃以陳餘
兵為五未知孰是鄙意按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擊
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
者塞翟河南魏殷也。正義曰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
張良遺羽書曰漢欲今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
出關之東也今羽乃聞漢王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
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
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
皆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
功臣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
卒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侯之數也

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
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

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

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日一日之中也或曰旦擊之至日中大破漢軍皆走

相隨入穀泗水瓚日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

南走山正義日走音奏楚又追擊至靈壁東徐廣日在彭城。索隱日孟康日故

小縣在睢水上徐廣日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漢軍却為楚所擠服虔

音濟民之濟瓚日排擠也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

不流正義為于偽反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

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徐廣日窈亦作宵字逢迎楚軍楚軍大亂

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

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

王道逢得孝惠魯元服虔日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日元諡也乃載行楚騎

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

如是者三日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

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瓚

其音基。索隱日食音異按酈審趙三人同名其音合並同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如淳日間

出間步微行皆同義也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

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徐廣日名澤。正義日蘇休云以姓名侯也晉灼云外戚

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顏師古云周占封名令武其諡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為漢

將兵居下邑徐廣日在梁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

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

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瘠漢儀註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日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索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文穎云五當為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邊總九十三日古者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三十倍於古也斯說得之

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

音柵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

以取敖倉粟

贊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大倉

漢之三年項王數侵

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

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

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

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

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項王

使者正義曰上食如字下音寺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

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

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

死

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

本紀

三

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

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

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正義曰李斐云

天子車以黃繪為蓋裏車傳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

尾為之如斗或在日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

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

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

史大夫周苛縱公縱音七從反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

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

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

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

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

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

王逃音徒焗反漢書作躡字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

徐廣曰北門名王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

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

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

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

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正義積音積賜反

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

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

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

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

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

索隱曰俎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為机机猶俎也比

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

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又引時

人亦謂此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

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

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

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

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

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

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決

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

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

也今樓煩縣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

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

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

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

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

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

韋昭曰音子閭反

往擊之

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

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

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

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

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

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

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

令舍人兒年十三

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

之子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

正義彊其兩反

外黃恐故且

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

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

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

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

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

鄭玄曰剄音經鼎反以刀割頸為剄

大司馬咎者

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

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

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

漢書音義曰昧音未

項王

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

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

漢文頴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鴻溝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鴻溝

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

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

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

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

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

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遺唯季反漢王聽

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如淳曰夏音賈止軍與淮

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賈

駟按晉灼曰即固始也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

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

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

信等雖名為王未有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

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

與韓信正義曰傅音附著也陳即陳州古陳國都睢陽

以止至穀城以與彭越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故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

州也自宋州以止至濟州穀城際黃河盡與相國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

正義為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于偽反

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

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

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之

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

壽州引兵過淮止屠殺亳州城父而東北至城下與大

司馬周殷至城下徐廣曰在沛之交縣交下交切駟按

等圍項羽至城下應劭曰城音該李奇曰沛交縣聚邑

名也○索隱曰張揖三蒼注云城堤名在沛郡○正義

曰按城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

城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

東十里與老君相接交音戶交反

大司馬周殷叛楚

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

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

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

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

人名虞徐廣曰一常幸從駿馬名騅正義曰音佺顧野

王云青白色也釋

畜云蒼白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

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

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曰和音胡臥反

兵已畧地四方楚歌聲大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曰其倚反凡麾下正

麾亦作戲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

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

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正義屬項王至陰陵徐廣曰迷

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

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

名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

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

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

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

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

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

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

三處正義曰期遇山東分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州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

表傳云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戰因名於是項王大呼正義曰火故反馳

下漢軍皆披靡正義曰上披彼反靡言精體低心垂遂斬漢一將是時赤

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

辟易數里正義曰辟易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

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

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

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

烏江瓚曰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烏江亭長檣船待徐廣曰檣音儀一音

俄駟按應劭曰檣正也孟康曰檣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檣。索隱曰檣字諸家各以意解爾鄒誕本作樣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

船以尚反劉氏亦有此音

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
 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
 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正義曰所當
 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
 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
 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
 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
 如淳曰指示王翳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正義曰漢以
 一斤金爲千

金當一萬錢也邑萬戶吾爲若德徐廣曰小可是功德之德

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於羽一云德行也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

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

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

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索隱曰按晉

中水縣屬河間。正義曰地理志云中水縣屬丞郡應劭云在易渡二水之中故曰中水封王翳爲

杜衍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在南陽按表作王翳也

西入封楊喜爲赤泉侯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

火志封楊武爲吳防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

括地志云吳房縣本漢舊縣孟康云吳王闔廬弟夫概
 奔楚楚封於此爲唐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

萬曆二十六年刊

封呂勝爲涅陽侯

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諡社侯索隱曰地理志南陽縣名

項王已

死

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已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

楚地皆降漢

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

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

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皇曰項羽家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

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

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

正義曰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

山陽本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

桃侯

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爲丞相○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城在滑州昨城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爲桃侯也

平臯侯

徐廣曰名佗○正義

曰括地志云平臯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臯縣按佗音徒何反

玄武侯

徐廣曰諸侯表

中不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

文穎曰周時賢者○正義曰此文詳云周主漢時儒者姓

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生則是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

舜目蓋重瞳子

尸子曰舜

兩眸子是謂重瞳

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

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

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

侯滅秦

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

分裂天下而封

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

也及羽背關懷楚

正義曰顏師古云背關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

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

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
亡其國正義曰卒音子律及五年謂高帝元年至五年殺項羽東城身死東城尚不
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
謬哉

索隱述贊曰

亡秦鹿走

偽楚狐鳴

雲鬱沛父

劍挺吳城

勳開魯甸

勢合碭兵

卿子無罪

亞父推誠

始救趙歇

終誅子嬰

違約王漢

背關懷楚

常遷上游

臣迫故主

靈壁大振

成臯久拒

戰非無功

天寶不與

嗟彼蓋代


卒爲凶豎

史記卷七終

史記卷七

本系

三



133X
8
25